

“暧昧都市”第二部

写给城市小资男女的文字……

甜酒陈醋的男欢女爱，漫不经心的错愕年华

在上部《熟男熟女》创下连续一个月位居新浪读书**综合榜首**、

挺进“百部热书”行列的战绩后，

下部《正当关系》网载之初就受到了读者热捧，

众多网站争相转贴，

一时被誉为2008不得不看完的

都市情感佳作。

Zhong
GuaiXi

正当关系

杨景标 著

“暧昧都市”第二部

写给城市小资男女的文字……

甜酒陈醋的男欢女爱，漫不经心的错愕年华

Zheng
Dang
GuanXI

正当关系

© 杨景华

中国  广播电视出版社
CHINA RADIO &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当关系/杨景标著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
2008. 1

ISBN 978-7-5043-5437-2

I. 正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5344 号

正当关系

作 者	杨景标
责任编辑	刘 君
封面设计	大盟文化
版式设计	亚里斯
责任校对	张莲芳
监 印	陈晓华
出版发行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	86093580 86093583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(邮政编码 100045)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装 订	涿州市新华装订厂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160(千)字
印 张	7.375
版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8000 册
书 号	ISBN 978-7-5043-5437-2
定 价	15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不同的圈子拥有不同的生活。

——题记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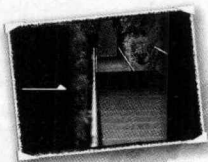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- 第一章 熟女当嫁 1
- 第二章 芳香之旅 35
- 第三章 剑走偏锋 75
- 第四章 暗香浮动 101
- 第五章 绝版婚礼 135
- 第六章 相对隐私 169
- 第七章 无处可逃 199
- 第八章 不想结局 221

第一章

熟女当嫁

无论你多么执著，无论
你多么苛守，一颗决然的心
一旦遇到一张温热的唇，顷
刻间也会融化得无影无踪。



披上婚纱的夏雪很漂亮，无疑是这场婚礼上最令人眩目的女人，她和那个胖子新郎付大宇，肩并肩站在典礼台上，脸颊绯红，却神情盎然，还不时亲昵地与他来几下四目相对，竟然没向坐在角落的我瞥上一眼，就一眼，难道她真的忽视了我的存在？而就在昨天晚上，她还激动地与我在一张大床上翻滚，想着她明天就要做新娘了，我还恨恨地在她大腿根处咬了一个深深的齿印。

昨天下午一起走出单位，在公交车站候车的时候，夏雪忽然对我说：“方舟，带我去你家吧，我想吃你做的软炸里脊。”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看着仍神情自若的她，我说话就有些结巴：“那，好……好吧！”这样，我们一起坐上了836路公交车。836路的起始点是“左安路”和“北京西站”，我那个临时的小家就在这条线路上的“木樨地”附近。

夏雪还是第一次去我家，她知道我老婆黄鹂这几天出差，中午同事谈起半老徐娘的伊能静出了本美容的书，正在湖南搞签售呢，我便说我老婆也去跟踪采访了。夏雪正好在场，她在家已忙完了婚礼筹备，是赶来报社与被聘为婚礼司仪的主编助理江枫做最后沟通的，当时她就问：“嫂子赶不上我婚礼了吧？”我顺口回了一句：“她要后天晚上才能回来呢！”或许她得到我这个回答时就已动了心思，我却没在意她表情的变化。

我老婆黄鹂在一家都市报供职，是名副其实的狗仔队员，忙忙

碌碌，经常尾巴一样跟着明星大腕们飞来飞去。我和夏雪在一家周报上班，相对来讲要轻松得多。我在人物报道部，主要负责人物板块的专题采访，夏雪在新闻摄影部，主要配合各部门的新闻图片，当然，有时也会根据需要独立拍几组摄影专题。摄影部虽名为部，实际上就两个人，除了夏雪还有一个男记者叫李云涛，也没有主任设置，俩人就直接归编辑部调派。

我们报社记者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，女记者占了绝大多数，男记者与之相比颇有“敌众我寡”的意味，于是唯一的一个男摄影记者就很吃香，成了女记者眼中的宝贝疙瘩，呼来唤去的，男记者们就连他的边儿都粘不着，我们也只好无奈地选择唯一的女摄影记者夏雪。我这么说并不是我太“矫情”，我也懂得“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”的道理，可有时和女摄影记者外出确实很不方便，尤其是碰到什么有人身危险的题材，不壮胆，我还得保护她。

也许与夏雪双双外出的次数太多了，我们之间的感觉微妙起来，我自己都觉得那是一种暧昧，我想夏雪也一定是这样感觉的，后来连同事都看了出来，便常拿我们俩说笑。有时几个同事聚餐，便也替我考虑，把夏雪叫上，一块闹一闹。正是一次到同事家吃饭，我主厨做菜，夏雪就喜欢上了我的“软炸里脊”，一个南方女孩竟然喜欢一个北方男人做的菜，这无论如何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安慰，也许这也正是一种缘分吧。夏雪细高挑的个儿，人长得不是绝对漂亮，但她身上确确实实拥有江南女孩特有的气质——清秀、湿润、细腻，而且28岁的芳龄也使她身上到处鼓胀着成熟的信息，只要是个男人，站在她面前不做非分之想恐怕不太容易。

尽管我们之间一直不清不白地暧昧着，尽管妹有情郎有意，但我和夏雪直到昨天太阳落山以前为止，还未能跨越过那条“警戒线”，到底是什么在若干个暧昧的时光和时机里，阻碍了我们

呢？或许是道德观念在作怪，或许是我们双方都有情感依托的缘故吧。

我不清楚夏雪和那个胖子的“恋爱”始于何时，感觉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我之所以在“恋爱”两个字旁加上引号，是因为我一直怀疑他们关系的纯洁性。那个胖子据说是一个知名房地产商的儿子，刚在荷兰取得博士学位回来，正在经营一家什么投资经营公司。我见过几次，每次都开着一辆黑色大奔来到我们报社门口，然后手捧着一束鲜花走下车，当看着夏雪就那样得意地一扭腰肢滑进他的臂弯，再钻进车里后，我们几个男人都恨得咬牙切齿。也正因为嫉妒的缘故，我们曾擅自给夏雪和那个胖子的关系下了定论：他们之间根本没有爱情，夏雪喜欢的不过是金钱。这个定论也一度让我很自卑，我就想离夏雪远一点儿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总是做不到。

某种程度上，夏雪也了解我和老婆黄鹂的爱情故事。在多次采访的路途中，她总缠着我给她讲一些我的情感隐私，一个女孩子的嫉妒和好奇总是让人难以招架。她也曾与黄鹂有过一面之缘，那是在一次参加同事的婚礼上，两个初次谋面的女人，竟姐妹般亲昵地打成了一片。女人间的这一点一直让我很羡慕，而两个陌生男人间却做不到，永远像隔着一块冰冷的铁板。但她们真的就相处得那么和谐融洽吗？鬼才相信呢。参加婚礼后回家，黄鹂忽然对我说：“方舟，我觉得夏雪和你的关系有点不一般！”我勃然变色：“你放屁！”黄鹂看着我生气的样子，忽然又笑了：“干吗呀你，跟你开玩笑，看你认真的！”接着她又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不过，你若真与她有关系，我就咔嚓了你！”黄鹂说着还用食指和中指比画了一个剪刀的动作。当时我看着黄鹂的笑容，心底直发虚。

也是在那次婚礼后的一天，夏雪忽然对我说：“方舟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，假如，只是假如啊，如果你现在喜欢上了另一个女人，你能跟黄鹂离婚吗？”“不可能！”我想都没想就说。也许没想到我会回答得这么快，夏雪很错愕的样子，我只好又补充：“夏雪，你不知道我们俩的感情是怎么走过来的，真的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抛弃她！”夏雪没再说什么，脸上的表情很阴郁，接下来的几天她都没怎么和我说话。我当时对夏雪的回答，绝对发自肺腑，我和黄鹂的感情是任何除我们以外的第三者所不能理解的。我曾经对天发誓：除非黄鹂抛弃我，否则我不会抛弃她。那我为什么还会对另外一个女孩有好感呢？不知道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可能男人本就是一种多重和矛盾的结合体。

和夏雪乘836路公交车去我家的时候，我心里早乱成了一团麻，夏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难道仅仅因为我老婆黄鹂不在家？还是因为她明天就要出嫁了？而我为什么要接受她呢？难道我真的腻烦了越来越俗套的生活，想打破或拯救什么？夏雪在我眼里忽然变得陌生起来，她的这个破天荒史无前例的举动让我既兴奋又恐惧。在木樨地下了车后，我们先走进了我家附近的一个超市，我选了上好的里脊肉、半斤八珍熟鸡翅，还有两样青菜、一瓶红酒，临结账时，夏雪又忽然想起来了什么，返身消失在了货架内，等她再现身，手上已多了一支粗粗的红蜡烛，脸上也荡漾着红蜡烛般的喜晕。

我本想使上浑身力气，为夏雪精心烹制一道软炸里脊，可内心乱得很，动作便也手忙脚乱，裹了糊的里脊炸过了火，颜色有些发红，真是差强人意。不过也无所谓了，夏雪毕竟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又炒了两个青菜，把八珍鸡翅装盘，我们的烛光晚餐就开始了。我们只是闲聊，有时聊工作，有时聊别人，还互相给对方讲黄

段子——我发现平时在一帮纯爷们儿之间讲黄段子很随意自然，而这样男女面对面地碰瓷儿，反倒尴尬……反正我们都绝口不提我老婆黄鹂和她明天婚礼的事，一口口地吃菜喝红酒，看起来我们都很珍惜这点难得的“偷情”时光，都努力地在维护这暂时浪漫的气氛。

夏雪开始有些醉了，烛光的映衬下，她脸上的红晕加深了许多，也不知为什么，我们这时竟沉默起来，各有各的心事。我心里虽还有些乱，但在红酒的催情效应下，已有一团火开始燃烧，我注视着夏雪，她的一举一动看起来那么妩媚动人。我就像一只狼在吃大餐之前，欣赏一只羊的表演。我忽然发现她的脸上开始有变化，我的心就沉了下来，预感到将会有什么发生。果然，两行泪水从夏雪的眼眶里涌了出来，她放下筷子，便趴在桌面上哭泣起来，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我慌乱不已。我忙坐到她身边去，不知道该搂住她的香肩还是抓住她的一只手：“怎么了？夏雪你怎么了？”夏雪没回应，仍双肩颤动着，我只好起身抽了一张面巾纸塞到她的手里，她这才抬起身来。

“没什么，没事儿！”夏雪一边擦眼泪，一边竟笑了笑。

“那你……有什么心事你就跟我说啊！”我很关心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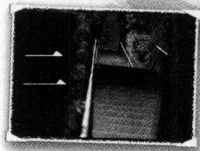
“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！”夏雪重复着，却笑得很凄然。

既然夏雪不想说，我也不好再追问。“吃得不挺高兴吗？怎么哭了呢？”我有些自我解嘲似地又说。夏雪没再说什么，而是把擦成了一团的面巾纸扔在桌面上，然后举起了高脚杯：“对呀，今儿高兴，来，干一杯！”说完她一仰而尽，我也只好俯身端起杯喝干了。放下酒杯的夏雪却又来了情绪，眼眶里面滚动着晶莹的泪花，她显然是强忍着才没让它们落下来。我那样端着一只空酒杯，看着她无助的样子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突然，她一扭

身站了起来，就在她面对我的那一瞬，我看见两行泪水正顺着她脸颊滚落，然后她就靠在了我的肩头，终于再次失声，于是我又坠入了莫名的慌乱中，不知所措……烛光晚餐后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。

凌晨5点时，我于疲惫的睡梦中被吵醒，是已起床的夏雪在忙着穿衣服，她急着回家化妆打扮，准备“上花轿”，见我醒了，她笑了笑：“你可别耽搁了，婚礼9点58分准时开始！”说完了她又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：“你要去啊，可不许不去！”当已穿戴整齐的夏雪要开门离去时，我忍不住叫住了她：“夏雪！”夏雪回过头来看着我，脸上阳光灿烂：“说！”有一个问题我已经憋了一夜，这个问题也许就跟夏雪昨晚的哭泣有关，于是我就问：“夏雪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夏雪看了看我：“不为什么啊，就是想让你先做一做新郎，美死你了吧！”夏雪说完就若无其事地笑了笑，我看着夏雪，她脸上的笑容看上去很干净，我有些搞不清她是在认真还是开玩笑。

夏雪的笑让我眼前的一切都变了，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疯狂。



我被手机的彩铃声惊醒，阳光很足，透过纱质窗帘照进卧室里，晃得我有些睁不开眼睛，我感到脑袋又晕又痛，四肢乏力，我挣扎着侧身拿起床头柜上还响个不停的手机，看了眼来电显示，

电话竟是夏雪打来的，我才猛然意识到：我怎么回到自己的家里，并躺在自己床上的呢？我竟然穿着衣服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下午，外加整个晚上。

昨天在夏雪的婚礼上，我的心情一直很复杂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。我只记得我一直在跟认识不认识的同桌人碰杯喝酒，这期间似乎有一位拉着小提琴的女孩在我的身旁停留并离开，夏雪和那个胖子付大宇来敬酒时我倒是还清醒着，胖子向我举杯时很谦恭客气，然后夏雪就要给我点烟。我忙说我不会抽烟，夏雪就说：“我知道你不会抽，可今天特殊啊，你必须抽一支！”我只好顺从地抽出了一支，然后我就看见他们手挽着手转移到了另一张桌子前，之后的事情我就记不大清楚了，一塌糊涂。

“你怎么样？还难受吗？”电话里，夏雪很关切的口吻。

“还行，过去这劲儿就好了。”我实话实说。

“你真是的，干吗喝那么多酒啊？”夏雪用责备的口气说。

我没说什么，却反问：“谁送我回的家？”

“你真一点都不知道啊！”夏雪好像有些不相信，见我无反应，她又加重语气说：“刘洋呗，就他那小身板，我看着都悬！”

刘洋是和我一个部门的同事，我们的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，他也是南方人，身材瘦小，穿上反毛的登山大头鞋，体重也才刚好60公斤，而我的体重眼看就要冲破85公斤的杠杠儿了，想想还真有些不可思议。

“你老公呢？”我又问，话出口后我都能感觉到自己酸溜溜的。

“他呀，在洗手间呢！”夏雪说完，忽然又压低声音：“你个小坏蛋！”

夏雪这句“小坏蛋”没头没脑的，我愣了愣，一时没明白她什么意思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你说你怎么了，害得我一夜没敢让他开灯！”夏雪恨恨地说，语气里却透着爱意。

我脑筋急转弯儿，就想起了我在夏雪大腿根部留下的那个深深的齿印，再想想一对男女就那样在黑灯瞎火的床上度过了新婚之夜，我的精神头儿便一下子上来了：“嘿嘿！”我故意冲着电话坏笑了两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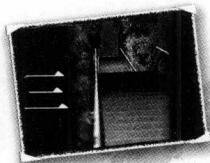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就美吧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！”夏雪开始威胁我，声音仍然很低，然后不等我说什么她又说：“好了，你多躺一会儿吧，今天又不用上班！”

说完夏雪就要挂断电话，我便忙抢着说：“哎，夏雪！”“你说吧！”夏雪显然又把手机贴回了耳边。“你……你以后……”“哎呀，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这样随便给你打电话了，好了就这样吧！”夏雪没等我说完就打断我，然后急匆匆挂断了电话。

放下手机，我有些怅然若失，接着就是无边的歉疚像浓雾一样向我笼罩过来，这样的歉疚在前晚那阵悸动之后，也曾没头没脑地向我袭来，我真的很对不起黄鹂，我也才理解了记不得是哪位女作家说的话：“在情感世界里，誓言其实都是谎言！”无论你多么执著，无论你多么苛守，一颗决然的心一旦遇到一张温热的唇，顷刻间也会融化得无影无踪。我这是不是就已经出轨了呢？原来出轨的感觉就是光着身子喝一杯鸡尾酒。

我的偷香之举，如果让我的知心好友徐冬知道了，他一定会骂我个狗血喷头，他曾无数次地被我和黄鹂的爱情故事感动，也曾无数次醉醺醺地警告我：“你他妈要是对不起黄鹂，我第一个先砍了你！”

如果让黄鹂知道了呢？她真会用一把剪刀咔嚓了我吗？



我和黄鹂从相爱到结合到今天，一路上委实都很不寻常，可以说，我们的爱情版本不可复制也不可被替代。

那时我还在某省城的一家都市报做编辑，一天下午开例行的编前会，我刚坐到椭圆形桌子旁，便发现对面出现了一个美女，我不禁怦然心动。她一头飘逸的长发，高挑的个儿，极瘦弱，表情看上去有点神经质，我喜欢这种瘦弱的具有另类气质的女孩子。当时我看着她，她忽然冲我笑了笑，我便也礼貌地笑了笑以作回应。编前会开始后，主编就向我们介绍了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黄鹂，她将担任我们报纸时尚版的首席编辑，黄鹂便很淑女地起身向大家问好，从那一刻起，我们的爱情就开始了。我这样说好像很夸张，但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，我想黄鹂的见解也一定跟我一样。

我们的爱情虽然就那样匆匆开始了，但好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没有过分的亲密接触，最多也就是在公交车上相遇，然后就天南海北地聊，或相约着去吃顿西餐。每当我们在一起时，相互间那种无限眷恋的感觉很美好，可奇怪的是，我们却一直没有主动向对方吐露爱意。究其原因，那时我们双方都有各自的异性朋友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外，我想我们从初见的那一刻起，彼此心中就暗暗约定了要玩一场爱情游戏才是最好的解释。那是一场心灵感应的游戏，是牛郎与织女的游戏。这场游戏发展到后来，就变化成

我们之间的赌气和较劲了，我曾看见她和男友在公共场合疯狂热吻，她也曾目睹了我和女友在公交车上触怀依偎，之后我们就拿彼此的见闻相互嘲讽和说笑。

“爱情”这个词汇之所以美妙，之所以令人向往，缘于它内容的风情万种和形式的万千变化，“隔空点穴”式的爱情也不失为一种浪漫的形式，至少我和黄鹂的爱情经历证明是的。但任何浪漫的东西也总有落地的一天。2004年的夏天，刚刚和前女友痛快说分手的我，又遭遇了几件倒霉透顶的事，可以说一下子失意到了极点，我便决定换个环境，辞掉工作到北京去，开始新的生活，但我这个决定并不很坚决，还有些犹豫，毕竟省城还有唯一的牵挂——黄鹂。就在临行前的那个晚上，我终于盼到了黄鹂打来的电话，你无法知道我那颗心是如何地欢呼跳跃，而就在电话线那端变得沉默的黄鹂，始终未说出我渴望已久的那几个字来，你当然也无法知道，我那颗心是怎样一下子跌进了冰冷的深渊。第二天我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省城。

事情出现重大意外是在2005年春节前的第三天，那时我在北京已拼搏半年多了，无论在生活节奏上还是情感依托上，都已融入了中国这座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，似乎也与我原来工作的省城之间的一切都断了关系，所以我差不多都快把黄鹂也忘记了。那一天，已是黄昏，我走出报社门口准备回住处，心情却莫名忧郁，便没急着坐公交车，而是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向前走。北京的冬天也很冷，看着汽车的尾气和自己的呼气变成白雾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大脑里忽然产生了一些很古怪的想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手机的彩铃声响了起来，我下意识地看了眼来电显示，一行号码清晰地闪动着——它对我来说曾经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！我便迫不及待地按了“接听键”。

黄鹂一开口就说：“方舟，你回来吧，我想嫁给你！”当时我就愣住了，毕竟半年多没联系了，她能打来电话已很突然，而又更突然地说了这么一句，我的大脑细胞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。我正愣神儿，黄鹂就又追问了一句：“方舟，我想嫁给你，你能回来吗？”我知道我要再不吭声黄鹂就会把电话挂了，便忙不迭地说：“行，那我明天就回去！”放下电话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，反正看见路人都是用那种异样的眼神看我，我就感觉自己脑袋发飘，脚下也跟着发飘。就那样，第二天我赶回了省城，而在黄鹂的怂恿下，春节前一天我们又双双去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。

黄鹂的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，回到省城一见面我就很关心地问她，可她没有回答，却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你既然喜欢和我在一起，就要真心对我！”我当时没说什么，只是把她搂进了怀里。记得办完结婚手续的那个傍晚，我们在一家中餐馆吃饭时竟破例喝了点白酒，黄鹂不胜酒力，冲着我一个劲儿地傻笑，就像一个懵懂的孩子。之后的夜里，已过了酒劲儿的黄鹂忽然起身伏在我的身上，似乎很认真地说：“我不想知道你在北京的事情，反正从今以后你要一心一意地对我，不许再和别的女人来往，如果让我发现，我就……咔嚓了你！”黄鹂说着用手比画了一个剪刀的动作。“咔嚓”这个拟声词和剪刀那个动作，也正是从这时起开始在我的生活中不断出现。我看着黄鹂，看着看着就笑了：“那你呢，如果你再和别的男人来往呢？”黄鹂也笑了：“那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！”“那我就……”我故意拖长了语气，然后一翻身把她压在了身下。

是啊，我在北京的那半年多里，都发生了什么呢？既然黄鹂不想知道，我也没必要再费口舌，反正我已决定把那段时光割舍打